

玄覽堂叢書續集

第八十七冊

中國經濟書目表

第一卷

東夷

朝鮮國濱海古有

新羅國

百濟國

高句麗國

耽羅國

濊國

東沃沮國

辰韓國又名秦韓

馬韓國

弁韓國

烏桓國

鮮卑國

扶餘國

已上各國俱為朝鮮所併

范羅島

長人國

小人國



朝鮮國經史攷

慎懋賞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
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乃言
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
洪範九疇彞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彞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
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
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
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
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日
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惟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無虐罔獨而是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
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所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
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
皇極之教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
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
正直彊弗友剛克攸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

二衍志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廩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

雨若曰入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
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
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

曰弱

史記周紀

武王十三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之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微子世家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云云辭與尚書同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_禾黍箕子傷之欲

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
之其詩曰麥秀漸兮禾黍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
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竹書紀年

武王十六年箕子朝周

史記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
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
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屬燕王盧縮反

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
 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朝番朝鮮蠻
 夷入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
 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
 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
 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
 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茲多
 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
 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界上臨湏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
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
詰拜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
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
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
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
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

將軍擊朝鮮、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
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即請服降。遣太子入
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洮水。
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
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洮水，復
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洮水上軍，乃
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
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

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
渠戰困辱亡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
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
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
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
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急樓
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
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
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剴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組

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
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
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
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
朝鮮共戚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
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
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
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挾相與
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